



嘉峪关市风光 李多进



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高深

河西走廊的春天来得格外晚,拂面的风裹挟着戈壁独有的清冽干爽,漫过千里丝路古道,抚绿田垄新苗,唤醒阡陌生机,更吹醒了伫立六百年的明长城西端起点、天下第一雄关——嘉峪关。

春风万里度雄关

走进嘉峪关城楼

□ 郭子贤

东西方文明的咽喉要道。

关城布局之严密,堪称古代军事工程的典范。整座关城由内城、外城、罗城、瓮城、城壕构成五层闭合的重城叠防体系,辅以南北两翼绵延的长城与星罗棋布的烽燧网络,形成纵深立体、攻防兼备的军事防御格局。内城作为核心区域,略呈梯形,以黄土夯筑为基,外部青砖包砌,敦实厚重,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坚不可摧。

内城东西分设光化门、柔远门,门上分别矗立光化楼、柔远楼,与居中的嘉峪关楼沿中轴线一字排开。三座三层三檐歇山顶式楼阁通高约17米,飞檐翘角、榫卯精巧,斗拱层叠交错,不见一钉一铆,在澄澈晴空下勾勒出苍劲古朴的轮廓。内城四角筑有角楼,如同哨兵守望四方;南北城墙设有敌楼,可驻兵可御敌;陡峭的甬道直通城头,便于兵力与物资快速调度。中轴线北侧,清代游击将军府静静坐落,这里曾是关城的指挥中枢,昔日金戈铁马的军令,便从这里传向城池各处。

东西门外各筑一座瓮城,城门均向南开,东名“朝宗”,西名“会极”。这种独特的设计,巧妙构筑出“瓮中捉鳖”的歼敌空间,敌军若贸然闯入,便会陷入三面受敌、进退维谷的绝境。西瓮城外约20米处,设凸形罗城,通体青砖包砌,与内城等高,正中开“嘉峪关”正门,是直面西线战事的第一道硬防线。罗城南北两角亦筑角楼,进一步强化侧翼防御,不留一丝破绽。

内城南、北、东三侧外围筑有外城,西与罗城相接,南、北与内城平行形成夹道,供车马行人通行。外城高约3.8米,东北角设东闸门,为东侧主要出入口。最外层环绕着宽阔的城壕,与内外城、罗城、瓮城重叠环卫,层层设防,步步为营,将防御纵深拉到极致。整座关城墙体通高约10米,黄土夯筑坚实厚重,青砖包砌规整,垛堞整齐排列,外墙蜿蜒伸展,以多重城防为内固,集攻防、指挥、补给、通信于一体,堪称冷兵器时代军事工程与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。

步入西瓮城门楼,抬眼便见飞檐翘角刺破戈壁长空,灰瓦在四月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檐角风铃静悬,偶随微风轻晃,却不闻声响,仿佛怕惊扰了这座古城的沉睡。后檐台的青石板上,一块青砖默然静卧,与周遭城砖浑然一体,仅以岁月蚀刻的斑驳纹路,昭示着它“定城砖”的特殊身份。砖身棱角已被风雨磨圆,表面沉淀着深浅不一的苔痕,每一道纹路都是时光亲手雕刻的印记,静静诉说着关城营造的艰辛过往。

伫立檐下,目光越过雕花阑干,远处酒钢厂区的钢铁构架在澄澈天光下轮廓分明。冷硬笔直的工业线条,与眼前古拙精巧的木构城楼遥遥相映,构成一幅跨越六百年的时空图景。城楼内部,木柱笔直挺立,斗拱层层相扣,榫卯间的缝隙里积着薄薄尘沙,那是戈壁长风经年累月的馈赠。廊下的朱红漆皮虽已斑驳脱落,却依旧能想见当年城楼落成时的恢宏气象、朱门青瓦、气势凌云。

沿城墙缓步前行,指尖抚过粗糙而坚实的石条,触感冰凉而厚重。石条表面布满细



游客拍照留念 高深

密纹路,有的是工匠开采时留下的凿痕,有的是数百年风雨侵蚀的印记,每一道都清晰可辨,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城墙依山势而筑,随地势起伏蜿蜒,外侧的垛口整齐排列,堞墙高峻,箭窗正对戈壁丝路要道,形制规整而威严,仿佛依旧驻守着万千将士。春风掠过墙垣,摩挲着砖石表面,发出细碎声响,与远处戈壁滩上的风声相融,声声入耳,如历史的低吟。

顺甬道登城,坡道陡直而宽阔,青石板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光滑,坡面留有深浅不一的蹄印,那是千百年间人马来往的痕迹,是商旅、将士、驿卒一步步踏出来的岁月印记。甬道两侧的护墙由规整条石垒砌,墙顶压顶石历经无数次踩踏,边缘已磨成圆润的弧线。行至中段,回望城楼,层楼叠嶂,飞檐错落,与城墙连成一体,宛如一道铜墙铁壁,牢牢扼守着河西走廊的咽喉,尽显“天下第一雄关”的磅礴气势。

三

立于城头远眺,视野无限开阔。整座关城形制完整,内城、外城、罗城、瓮城层层环卫,城墙高厚坚固,城壕蜿蜒环绕,布局严谨而精妙。脚下的青砖铺地平整密实,缝隙间的草籽在春日里悄然萌发,钻出点点新绿,为这座雄浑古关城平添几分温柔生机。向西北望去,长城如巨龙般向戈壁深处蜿蜒延伸,烽燧星罗棋布,与远处的祁连雪峰遥遥相望。

祁连雪峰覆雪皑皑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洁白的雪顶与戈壁的赭红、城墙的青灰构成鲜明而绝美的色彩对比。不远处的悬崖长城,依山脊而筑,随峭壁起伏蜿蜒,墙体嵌于山石之间,未多用铁钉,却与山体浑然一体,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、风沙磨砺,依旧巍然屹立,诉说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坚韧。

收回远眺的目光,继续行至柔远门,城楼匾额上“柔远”二字字迹苍劲,在春日暖阳里更显温润。“柔远”,意为安抚远方、怀柔致远,藏着古人以和为贵、联通四方的胸襟。墙面由规整青砖垒砌,砖缝紧密,墙面平整,俯身轻叩城墙,砖石相击发出清脆回响,声音穿透墙体,在空荡的关城中散开,绵长而悠远,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音。

城楼之下,古柳新发嫩绿枝条,轻扬随风,与城墙上的雉堞相映成趣。不远处的魏晋壁画馆隐于绿荫之中,馆内著名的“驿使图”,生动再现了古代信使策马传信的场景,那份坚守与奔赴,与今日穿梭在街巷中的快递小哥身影遥相呼应。一古一今,一慢一快,在这座“丝

路明珠”的土地上,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文明接力,见证着丝路精神的代代传承。

夕阳西垂,金辉洒遍戈壁。雄关、长城、厂区、城区,都被染上一层温暖柔和的光晕,历史与现代在此完美交融。城楼下,几位来自浙江的游客正认真聆听导游讲述关城历史,其中有人是前来酒钢考察的企业家,计划在这片热土上投资建设新材料项目。“没想到戈壁滩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,更有这么扎实的工业基础。”一位游客由衷感慨,“这趟来得太值了,既有历史的厚重沉淀,又有发展的蓬勃活力。”

春风浩荡,雄关依旧。此次嘉峪关之行,所见所感皆刻于心间。从现代化的城市风貌,到千年雄关的历史底蕴;从酒钢厂区的工业脉搏,到丝路古道的文明传承,一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传奇。原来真正的雄关,从不是躺在历史里的冰冷古董,它始终跟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,在古今交融中愈发厚重、愈发鲜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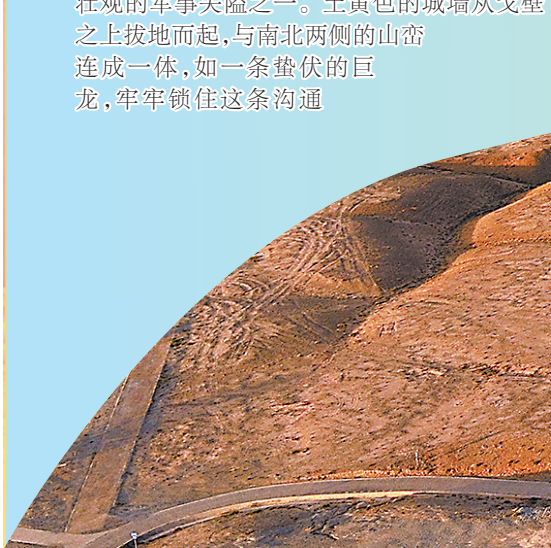
戈壁春来虽迟,却格外笃定真切。清风所及,沉寂一冬的山川轮廓、古关隘口,皆在暖阳里次第舒展,缓缓苏醒。

车过酒泉,窗外景致早已浑然一体。高楼错落有致,厂区规划井然,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,现代都市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若不是路牌次第闪现“酒泉”“嘉峪关”的字样,几乎难以分辨两座城市的边界。原以为曾经相隔甚远的边塞重镇,如今已连成一片,在戈壁之上铺展出现代化的城市画卷。

远处,酒钢厂区的银白色装置在晴空下巍然矗立,烟囱里升腾的淡淡水汽与天边流云缓缓相融,不疾不徐。这座以钢铁为脊梁的戈壁新城,既见证汉代张骞“凿空”西域的丝路传奇,又坐拥明长城“天下第一雄关”的千年底蕴,更洋溢着新时代发展的蓬勃生机。繁忙之余,专程探访嘉峪关关城,在春风里与六百年的历史深情相遇。砖石间的岁月故事,城垣上的风云过往,眼前的时代新貌,皆令人心潮难平。

二

行至嘉峪关山隘,视野豁然开朗。嘉峪关关城,正扼守着河西走廊最狭窄之处。这座雄关初建于明洪武五年(1372年),由宋国公冯胜选址筑城,后经明清历代增修完善,是明代长城西端起点,也是沿线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壮观的军事关隘之一。土黄色的城墙从戈壁之上拔地而起,与南北两侧的山峦连成一体,如一条蛰伏的巨龙,牢牢锁住这条沟壑



嘉峪关关城 毛晋